

虹

Hong Ying 著

影

好儿女花

【长篇小说】

Good Children
of the Flowers

《饥饿的女儿》续篇



好儿女花

《饥饿的女儿》续篇

虹影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| 凤凰联动
江苏人民出版社 | FONGHONG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好儿女花/虹影著. —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 2009.8
ISBN 978-7-214-05976-5

I. 好… II. 虹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47109号

书 名 好儿女花
著 者 虹 影
责任编辑 刘沁秋
文字编辑 欧阳勇富
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: 210009)
网 址 <http://www.book-wind.com>
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(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: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15
字 数 252千字
版 次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05976-5
定 价 25.00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)

记着我的是比亚；
生我的是西艾纳，毁我的是玛雷玛。

——但丁《神曲》

一声梧叶一声秋，一点芭蕉一点愁，
三更归梦三更后。

——徐再思《水仙子·夜雨》

给我的女儿 SYBIL

写在前面

这本书是关于我自己的记忆，是关于我母亲的故事，那些长年堆积在我心里的黑暗和爱。

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，我看见了母亲身上的印记，我自己身上的印记，你也可以认为是悲剧的源头。

整个童年，我几乎都在和阁楼倾斜的屋顶上污渍形成的图案对话，倾听堂屋那些黑暗中的蝙蝠拍打墙瓦的声响，我找不到未来的出路，看不见光，好像有人把上阁楼的梯子移走，我下不了地，悬在半空，除了担心，就是害怕，我长久地迷失自己。

母亲是盐，当母亲不在这个世界上后，我感受到这点。母亲说，父亲死后，她经常在江边看到父亲驾着船，有时是父亲追船，船在前面，父亲在水面上跑。她叫他，他从未回过头来。

现在想母亲的话时，我才发现自己也跑在水面上，想追随父母的身影。我没有想到，也未敢想，有一天我会再写一本关于母亲和自己的书，但我知道，只有写完这书，才不再迷失自己，并找到答案，即使部分答案也好。

罗厄尔说，当我离开你，世界的心跳停了。为什么我非得离开你，在夜的利刃上劈伤自己？

不，上帝，人怎么做才能获得赎罪呢？

第一章

1

谁见过流泪的曼陀罗？没见过没关系，只要见过我。母亲说我前世在爪哇国逛荡时学会了梵语，母亲说我也正也邪，是良药也是毒剂。母亲还对我说过，六妹你这辈子既来到我身边，就不必浑身长着那野蛮国度犀利的尖刺，面对令你恐惧的世界，若一旦失去我，就索性怀携利刃吧。

温柔而暴烈，是女子远行之必要。

我偏爱曼陀罗，更酷爱猩红色。早上9点10分鼓声阵阵，没一会唢呐加入，激烈异常。我撩开窗帘，花神踩着高跷经过，朝我低眉注视，头上的曼陀罗花瓣纷纷坠落。他离开后，我脑门心滚烫，回望梳妆台圆镜，头发冒烟似的竖起，我一惊，是梦魇或现实？

这时，母亲的声音响起，可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。

我能感觉，她的声音在我身后方向，好像她站在一个院子门口向我招手。

跟从前一样，母亲向我招手。我走过去，她牵着我的手去吊唁同街的祖婆。我们下了一大坡石阶，到了祖婆家。祖婆的尸体盖了一层白布停在一个木板上，

就在门前，周围挂了好些挽幛，像床单一样，围了好些人。石妈分开人群，对着停着的尸体扑通跪下，大哭起来。她全身都因悲伤而抖动，边哭边伸出手去揭开白布，摸着祖婆的脸和头发，声音嘶哑，一唱三咏：

“祖婆婆你好好走西南，不要劳心劳肠，谅我过错我道个不是。有钱人来，杀鸡杀鸭慌张忙不停，小辈子我一日省一寸布，够祖婆婆整年薄衫薄裤，小辈子我一餐省三碗饭，造祖婆婆下一生福。”

周围的人不无动容，祖婆的亲人尤其感动，两家为芝麻小事结怨，好些年不往来，石妈胸襟大，有伟丈夫气概，倒来追念。

母亲一直阴沉着脸。回家路上我叫她，她不理，像是专门对我有气。临睡前我听见母亲在和父亲嘀咕：“石妈的手摸了煤油，摸了祖婆的脸，她下辈子无法投胎成人，只能待在阴间。石妈看似亲切，却狠过了阎王刀！”

父亲说：“祖婆生前对石妈处处为难。”

母亲叹了一口气。

那时，我快满4岁了，也许过了4岁。早就忘了，但在这个上午清晰地想起，尤其是那蒙着白布的尸体，宛如重见，肯定是一个不好的征兆，可无论如何，我都没有想到这是母亲向我传递的信息。

2

母亲躺在床上，呼吸困难，说不出话来。她被死神追赶，正在去地府的途中。五嫂第一个发现母亲不对劲，敲了好几次门，也没应，本以为母亲还在睡觉。吃过早饭，五嫂叫母亲不应，进屋一看，母亲脸色铁青，嘴唇发紫，看着墙上的钟：时针指到9，分针指到10，时间似乎永远停在这一刻上面。五嫂给她喂水，她不吞人，还是看着那钟。

这个上午，小姐姐从重庆城中心的江对岸坐渡船过来。下跳板时她的手机响了，她一听，就加快脚步，按灭手机，朝山腰上的那幢白房子跑起来。实在喘不过气，才停下来歇一下，继续狂奔石坡、六号院子内的楼梯，到五层，推开房门，直奔卧室，大声叫妈。

母亲对此没反应。

二姐不吝惜钱，乘了出租车赶到。发现母亲只有出气没有吸气，她坐在床边，抓住母亲的右手，掐虎口，母亲似乎睁了一下眼。二姐又拿起母亲的左手，掐虎口。

小姐姐先拨大姐的电话，大姐不在家，猜她在朋友家，又拨过去。找到她。大姐当即哭起来，说：“我来，我马上来。”

小姐姐帮着二姐五嫂救母亲，问母亲：“要不要两个儿回来？”母亲还是说不出话，她盯着小姐姐不转眼。

小姐姐说：“要，就眨眨眼睛。”

母亲眨了眼睛。

小姐姐又拨电话，五哥说马上回。三哥支支吾吾，不相信母亲病危，说妈不是一直就病怏怏的，你们先看着，真不好，就送医院吧！我回来也帮不上什么忙。小姐姐急了，把话扔过去：“你马上回来，否则从今往后我不认你这个当哥儿的。”

三哥说，这就去跟老板请假，看请不请得了，帮私人老板打工，不容易。小姐姐挂了电话。回头看母亲嘴张着，像要说话。

“要六妹回来？”小姐姐问母亲。

母亲手紧紧抓住二姐，竟然摇了头。小姐姐说：“她不在国外，就在国内，我来通知她马上回来。”

母亲的眼皮眨了眨。

窗外山坡顶上中学，学生的朗读声传来。卷烟厂烟囱冲出的废气轰隆隆响，一行秋雁往雾蒙蒙的江上飞，长江因三峡工程加宽，轮船增多，行驶缓慢，鸣叫却热闹多了。

桌上有本台历，撕掉大半，剩下小叠，最上面一页缺了一小角，像是上次撕时不小心所致，时间是2006年10月25日，星期三。

从上午到中午，老有电话，我接了几个，大都是杂志社和出版社约稿，其中一个电话是小姐姐的：“大姐打麻将，对，她肯定在！快找她来接电话！”

话筒里乱嘈嘈一片，我喂喂几声，对方没有反应，就生气地把电话搁了。叫人打麻将，从重庆乱拨到京城，真是疯狂。

我有严重的自闭症，与人交往，会退避三舍。失眠日渐严重，有时喝酒倒有用，喝到微醉时能入睡。昨夜喝了半瓶葡萄酒，却睡不安稳，头还痛。

肚子有些饿了，我便起床做了面条吃。电话又响起来。

我不想接，谁真正有事，就会留言。我在书房，打开电脑上网。

每隔一段时间电话就响起，吵得人心发慌。我走过去接，电话铃断了。留言信号亮着，按键一听，又是小姐姐的声音：

“六妹哪，你在吗？你手机也关掉，快点给我回电话！妈妈出事了！”

我倒吸口凉气，天哪，难怪我上午额头奇烫，还听到母亲的声音。我赶紧拨号码，电话通了，小姐姐在母亲的卧室，还有二姐三哥。他们让我和躺在床上的母亲说话，母亲说不出话来，不过眼睛动了动。他们不敢送医院，也不敢叫医生来抢救，因为母亲听到“医生”两字，头直摇，不同意。

我想哭，鼻子酸酸的，窗外灰白如昔，像茫茫大海一片。

小姐姐说这之前给我打过电话。我说，“我听到你的声音，叫大姐打麻将。”她解释那是急坏了，一手用座机一手用手机，弄错号码。

“好了，我马上订机票。”我瞄了一眼手表，4点15分。

给订票公司朋友去电话，赶到机场需要40分钟，办登机手续得提早半个小时，一算时间，最快最合适的航班到重庆是国航晚上7点10分，要了电子票。与朋友说好，朋友先垫上票钱，回北京马上还。边抓几件衣服，塞进背包，边给小区保安打电话要出租车。

我关门下电梯，出租车已等在大门。我打开车门，弯腰钻进坐好，系好安全带。对司机说，“快赶去机场，我多加钱！”

车子朝机场飞速行驶，我脑子一片空白看着前方，出租停在国内航线。付了钱，我急急去办理登机手续，还好，只有十来人在排队，我跟着队列走。

“有行李吗？”服务小姐问。

我摇摇头。拿了登机牌，道了谢，就去看安检口在什么位置。

安检口好多人，我排在长队列中，突然右手臂被一个黑衣男子一把抓住，吓得我不知所措。他指着远处地上，一脸横肉。我什么也看不见。他一把将我拉出队列，大声说：“你的东西！”

我跑过去，地上有一纸片，弯腰拾了起来，竟然是我的登机牌。我吓得大喘一口气，对自己说，镇静！必须镇静！

安检后，找到登机口。旅客开始登机。我掏出手机，给小姐姐打过去。她正和二姐一人拉着母亲的一只手，母亲的眼睛费力地睁着，像是在找什么东西，茫然无助，嘴唇发青，胸口的气直往下坠。母亲双手掐着二姐和小姐姐的手，竭力在挣扎，异常难受。她们顾不上痛，直叫妈妈，二姐一只手握母亲喂水，母亲摇头。

“六妹，妈在等你呀，你到哪里了？买到机票了吧？！”小姐姐在电话那端焦急地叫道。

我让她把电话放在母亲的耳旁，我说：“妈妈，我正在上飞机，你等着我。”电话那边夹有小姐姐的哭泣声，小姐姐的声音：“妈，你听到了，你不要走，坚持呀。”

我大叫了起来：“妈妈，千万等着我！就等我两个半小时，我就到了你身边！”

空中小姐在看着我，周边的旅客看着我。我全然不顾，继续说，“妈妈呀，你一定要等着我！”机舱很空，飞机开始滑动，空中小姐要我就空位坐下，系好安全带。我一边做，一边叫：“妈妈等着我，一定要等着我呀！”飞机腾空而起，向1000英尺的高度爬去，穿越云层，我双眼湿透，感觉母亲顺着机舱过道向我一步步走来。

我赶快用力地擦眼睛：母亲走近了，停在我身边，用从未有过的眼神看着我，伸出手来，摸了摸我湿湿的脸。我伸出手想抱住她，她也想抱住我，可是在我与她拥抱之际，感觉有一股力量把我们分开，她痛苦地往后退，渐渐退出我的视线。

“妈妈呀，你不要走！”我大叫，“我不要你走！”

“女士，请安静。”空姐冷冷地说。她一手端托盘，一手用夹子，依座位顺序发给乘客热毛巾。

梅惠子远走美国，常常杳无音讯，却在家乡神秘地出现了。飞机晚了10分

钟到达，一到出口，我就看见梅惠子在招手，晚上10点半了，接客的人不多。她穿了一件随便的毛衣，接过我简单的旅行背包，引着我朝停车场走去。她大我4岁，看上去和我一般年龄。

梅惠子举起车钥匙，按了一下，一辆轿车闪了信号。

我们各自打开车门，坐进去。梅惠子往后座搁上背包，发动车后，驶到停车场交费处。栅栏启开了，车子朝黑夜加速前进。

“惠子，恐怕我妈妈已提早走了。”这是我说的第一句话。

梅惠子伸过手来，握了握我的手臂，“我开飞车赶。”她踩大油门，车子飞一般行驶。

在北京机场我取出手机，拨了里面的旧号码。梅惠子接了电话，我对她说明情况，她说：“别难过，我在江北机场等你。”

朋友有两种，一种朋友需要经常见，否则话都难接上，感情更淡漠；另一种朋友不必天天联系，三五载二十年甚至更长，彼此音容模糊，可一朝晤面，宛若朝夕相处。

江北机场到南岸七公里半路程，路灯昏暗，高速公路上只有几辆车在前或是在后，路面清静得很不真实，偶尔，山峦映入江水，灯光也多起来，闪闪烁烁。

车子过加宽长江大桥，插入南滨路，没一会儿就看见老家旁的卷烟厂。朝前开了不到10分钟，我就叫停车。下车后，我和梅惠子摸黑在陡峭的坡上小心地走。

这一带全是贫民窟，没有路灯，虽不是一片漆黑，却只能瞧个糊里糊涂。臭水沟流着脏水，烂房拆了差不多，碎瓦垃圾堆成小山丘，臭气熏天，盖住原来的石块砌的小路，杂草飞长，老鼠贼着眼窜来窜去，不时弄出动静。

得用手捂着鼻子，才能忍受那臭气。我和梅惠子好不容易爬上来，面前又是一大坡石阶。喘着气爬上去，绕过黑糊糊的小破屋，我看见六号院子院门外白炽灯泡高照，搭了棚，脱口大叫：“天哪，我晚也！”

我飞快地朝院子大门走去。院内空坝里十来人坐着，一口灵柩已在白花之中，母亲的大黑白照片镶上镜框，绕上黑纱，挂在墙上，正注视着我。

我呆住了。

院门两侧猛然闪出两个黑衣人，各拿一大串鞭炮，噼噼啪啪炸响，纸花四溅，震耳欲聋。

三哥厉声说：“还不快些给妈跪下。”

我赶紧跪下，后面有人递我一束香。“叩头呀，快叩！”

我连连叩头，身后是大姐的声音：“哪个香举在左手，换右手！”

烧完了，我又要了六炷香，分成两束，我轻轻地对母亲说，这束香为谁而烧，这第二束香又为谁烧，那声音只有我一个人听得见。

“哎呀，烧这些多？”身后有个粗嗓门疑惑地说。我回转了身，家里五服内亲戚差不多都来了，甚至八辈子够不着边的人也来了，他们坐在桌前嗑瓜子喝茶。我认不出谁是谁，但张张脸熟。

梅惠子站在左边一张桌子前，弯下身填单子，掏出一叠大团结来给三哥。三哥将单子递到身后的人。不到两分钟，以梅惠子的名字献给母亲的花圈抬了过来。临时成立的治丧小组，由专门办丧事的大肚猫、三哥五哥组成。姐姐们担心嫂子们多言，表示不参加这小组，听从家里男子汉们的吩咐。三哥说大肚猫是一条龙服务：搭灵棚、租花圈、请乐队请歌星、送葬开路。母亲还没落气，住在中学街的大肚猫闻讯而来，跑上跑下张罗，等着母亲闭眼走人。两个姐姐握着母亲的手，呼吸困难。大肚猫坚持要把母亲移到外屋，放在一张竹板上，他担心母亲会死在卧室床上，若那样，对后人不利。这个忌讳，绝对不能打破。

母亲被抬到了竹板上，他要换寿衣寿鞋，还要姐姐们给母亲用清水擦身。

这么一折腾，母亲不难为大家，一口气上不来，干脆遂了大肚猫的愿。大肚猫每天都辛苦地等着送人到阴间去，送的人多，裤袋里的银子才哗哗响。他和手下两个伙计帮着三哥布置灵棚设牌位，在牌位前放倒头饭，用一个装着小米饭的土碗，上面插一双竹筷。吩咐三哥每天早中晚饭前三次到土地庙送浆水。那浆水用生水、面粉、小米混合而成。在弹子石江边就有一个土地庙。本来浆水、扎纸车纸马费时，但是大肚猫有现成的，就省事了，他还备有黑面烙制打狗饼、打狗棒。母亲行西天路途遥远，必有恶狗拦路，一旦遇恶狗，用棍子打，同时扔出打狗饼喂狗，可以脱身。

最后他要三哥站在板凳上，手举扁担，面朝西高呼：“妈妈，上西方大路朝佛！”连喊四次。五哥烧纸车纸马，送母亲归西。

这才让三哥五哥在冰棺里铺香表垫褥，让二姐小姐姐们用棉絮蘸酒为母亲擦脸净面，之后入棺。在母亲身旁放香表、草木灰和母亲生前供拜的观音瓷像，盖棺后铺上黄丝绒布，摆上花。

大肚猫看上去五十开外，头顶露白，脖颈略有些细长，肚子超大，虽是眯细眼，不过五官倒也配得恰如其分，显得忠厚。他看到我，体贴地说：“是六妹吧，要不要看你妈妈？”

我点头。

大肚猫走到灵柩前，先移去花束，再撩去黄丝绒布。我在他身后，心跳急速。他揭开冰棺的盖，我看到母亲：她的脸紧绷，嘴唇也一样，不过样子安详。母亲瘦了几轮，脸小小的，戴着黑帽，像个道姑，身子也异常瘦小，胳膊和腿全是骨头，感觉整个身体缩短。脚上一双黑布白边鞋，却是38码。她的手布满了老年斑，手指多节和青筋突出。我去拉她的手，大肚猫比我快，把我的手抓住。“六妹，不要。”

我甩掉他的手，一把握住母亲格外冰冷的手。“妈，妈妈，你怎么就走了？不等我。我在机场要你等我，可是你没有。妈妈，我来迟了，晚了，我好恨自己呀！”我忍住直往外奔涌的泪水，声音呜咽地说：“妈妈呀，我叫不应你了，妈妈呀，我从此就是一个没娘的人，妈妈说过，没娘的人，是天底下最最可怜的人！现在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了，妈妈呀，你为什么要离开我！”眼前金花直冒，站不住，我什么也看不见，浑身发软往下滑去。

梅惠子赶快把我扶住。

5

坐下后，我发现姐姐哥哥的脸色和气多了，五哥端了一杯茶水给我。

二姐告诉我，母亲听到我的声音，落下最后一口气，闭上了眼睛。“你一说上了飞机，她的手就不再狠狠地掐着我。”

算来，我晚了整整两个半小时，没能给母亲送终。妈妈，这是我的错。你早

就告诫我：“亲人离别时，千万不要哭，否则，死时就不能再见。”每每与你离别，我都未忍住，也从未信你的话。

如今你的话果然灵验。

这阵子家里人围着桌子在说母亲今天离去的情景，母亲死得不痛苦，她眼睛闭得严，嘴也合得上，脸也未变形，手脚都不软，是好兆头，对后人好；说母亲对儿子亲，两个儿子都到跟前了，有儿子送终，是好福气；说母亲啥话也不愿留下，连一个手势也没暗示，就是对生前的一切满意，没遗憾；说母亲尽给后人留想头，不让后人累；有的老年人，落下个半身不遂、植物人或癌症什么怪疾的，折磨后人三五年甚至十余载的，淘尽后人所有的家当，耗掉后人的精力，还天天怨声连天。母亲不这样，乖巧地拍拍屁股上的灰尘，潇洒地走了。

他们的说话声没完没了，像一群苍蝇在耳旁嗡嗡叫。

“二姐讲得没错，六妹一说来，感觉妈胸口的气就朝下落。”小姐姐声音有点嘶哑。“妈该望着她来，可哪个不再跟阎王爷争时间？有点搞不清楚。还有一件事，也怪糟糟的。”

“啥子事？”大姐好奇地问。

小姐姐说：“妈自己早几年就选好遗像的底片，放成 20 寸大，加黑框。好像嫌我们这些儿女做不好这种事。是啊，我们做事，哪有半分能干劲赶得上妈呢。可是，她做啥子要准备自己的后事？”

“妈妈从来都爱美，她自个儿选照片，自个儿满意。”我想也未想就说。

母亲的遗像，齐耳短发，一件最普通的灰色外套，里面一件白衬衣，纽扣系得规规矩矩。看上去四十岁上下，眉眼秀丽，嘴角微露笑意，眼睛亮堂，整个人平和，却有一种不认命的执拗，甚至带点反抗的意味。

算起来，那是她在船厂做抬工和烧锅炉的时候。

“才不是呢。哼，刚才你们说六妹说要来，妈就安静了。这里就有问题。说白了，六妹你听着，不要不高兴，妈根本不想你送终。”大姐毫不客气地看着我，以一副轻描淡写的口吻说，“因为你根本就是不属于这个家里的人。”

“妈妈不会嫌弃我，我当然是这家里人。”

我虽是这么回答大姐，在心里却觉得委屈。母亲为何不等我，让我与她告别才离去？被大姐击中要害，我灰心丧气。在飞机里见到母亲，是由于我太焦急想见她，心神儿集中，像道光，神速抵达重庆。那时母亲在去黄泉路上，上帝怜悯我，

让我最后一次看到母亲。

棺材里母亲的模样，反复出现在我眼前。不错，她是安详的，但她骨瘦如柴，一口假牙，配得有些不整齐，使嘴唇合得不够紧。整张脸安详得过分，安详得无条件，让人忐忑不安。先前我只是注意到她死的样子，并未多想。她躺在那冰棺里，可怜巴巴的样子，我脑子里转来转去，怎么抹也抹不掉，总停在这问题上：

母亲怎么会变成这样子？

母亲为何要事先准备好遗像，她带着底片去相馆的路上，是什么样的心境？她死前经过了什么事？

我这么想时，心里就难过。

那个长得慈眉善眼的大肚猫，他该让我看到活灵活现的母亲。他急什么？人死是有个时辰的，一生都艰难地挨过来，千急万急，就差那么一两个小时吗？母亲不要死，不能死。我在世上本孤单，母亲死了，我在世上就更孤单！我在世上本无依靠，母亲死了，我在世上就更无依靠！是呀，母亲死了，没有了她，天地粉碎，我还能幸免？

大姐隔着桌子坐在对面，她伸过手来，拉拉我的胳膊：“六妹，你莫自以为是。我在他们眼里都不属于这个家，你看我住得最近，他们也不及时通知我。我赶到时妈刚落气，大肚猫正在放‘开头炮’，向周遭报丧。这是个阴谋！”她哭了起来，转过身去，对着棺材，“妈妈呀，你都看见了，他们欺负你最喜欢的大姑娘。哪是一家子人啊！只有我最爱妈，可是妈就是看不到了。”

“大姐，你说清楚。我是先找你找不到。”小姐姐还想说什么，被二姐用眼神止住。

“当面是神，背面是鬼。”大姐拿出手绢抹眼泪。

我突然想到母亲的鞋子来，便对二姐说：“妈妈的鞋子该是37码。”

“你认为我们给她穿大鞋了，是不是？穿小鞋是错，穿大鞋是大错。告诉你，六妹儿，不懂就不要装懂。不要怪我们当姐姐的。过世的人，就该穿大鞋，否则到阴间，迈不开步脱不开身。你以为你是一个作家，大作家，啥都懂，告诉你，单凭这点不懂，你还得跟姐姐多交点人生学费。”二姐眼里对我充满不屑。

这种时候，我能争辩什么？不能。小时是，长大成人了依然是，尤其是在母亲的棺材边上，不想有一丝儿姐妹不和之气，我当没听见。

梅惠子和么舅在聊什么，我朝他们走过去。